

一个影星的罗马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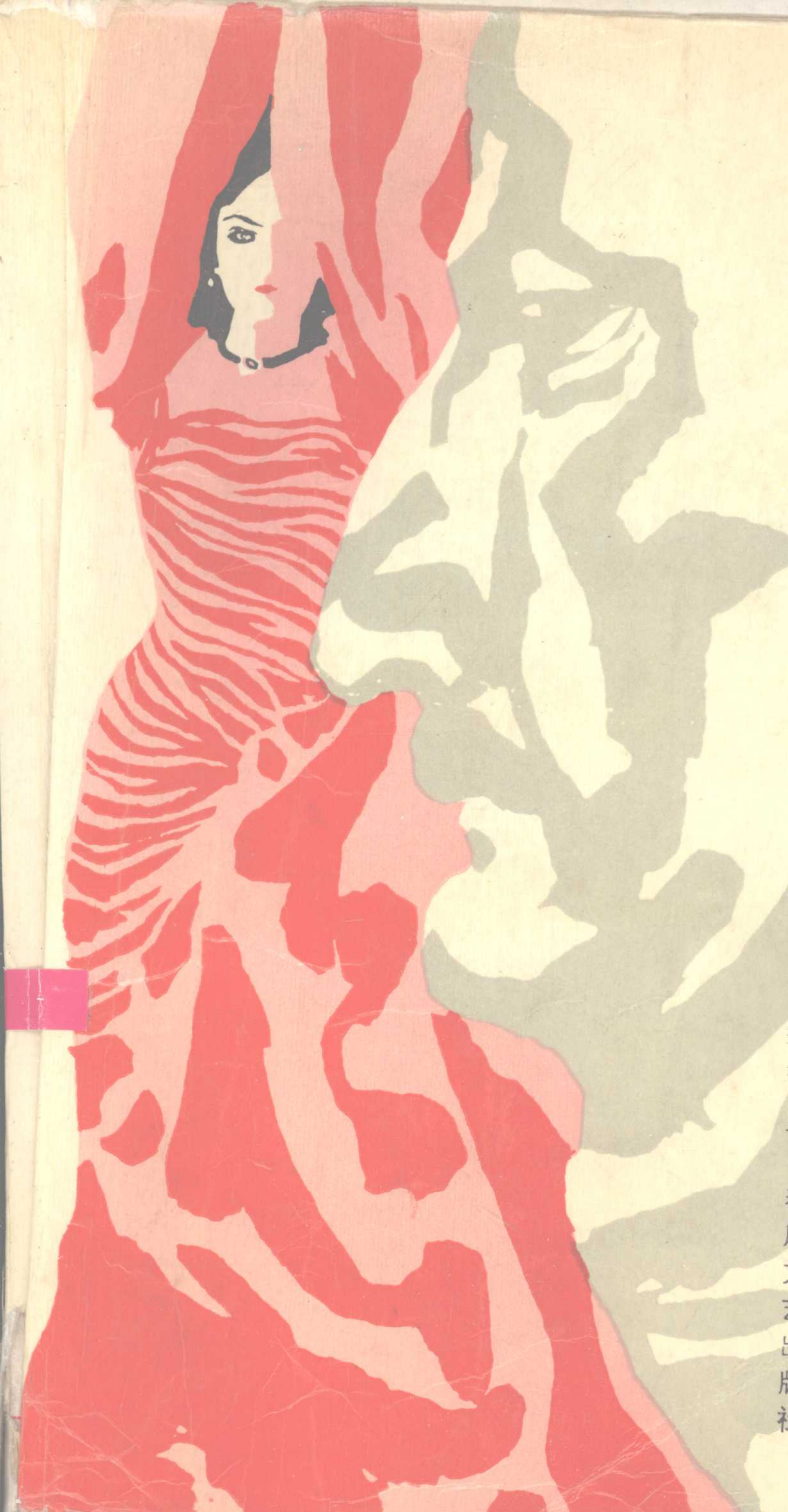
〔美〕

欧文·肖著

唐丽华

赵宗禄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个影星的罗马之行

(美国) 欧文·肖 著 唐丽华 赵宗禄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Two Weeks In Another Town
IRWIN SHAW

根据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1 年版译出

一个影星的罗马之行

Yige Yingxing De Luoma Zhixing

〔美国〕欧文·肖 著

唐丽华 赵宗禄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新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0 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frac{7}{8}$ 插页: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制

印数: 1—12 000

责任编辑: 自平 责任校对: 芦雁
封面设计: 杜凤宝

ISBN 7-5313-0010-9/I·10

统一书号: 10158·1104 定价: 3.00元

序

记不清是五十年代末还是六十年代初，《世界文学》编辑部约我翻译欧文·肖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这篇小说又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短篇小说集》。这篇故事记得叫《美国文学的主流》，题目不象是短篇小说该有的，倒象一本美国的文学史集。故事内容已记不清，在模糊的印象中好象是写一位作家正要写作时，他的母亲拿出他要为家人付款的帐单等，因而思绪停滞了。楼下广场里孩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玩棒球，他被窗外儿童的喧嚣所吸引，便换了衣服拿起棒球下楼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是讽刺美国作家不得不以卖文为生的惨景。这个短篇并不长，故事也不复杂，但写主角的心情却扣人心弦，使我读了爱不释手。这是我第一次读和译欧文·肖的作品。第二次则是七十年代末，外国文学出版社约我参加翻译欧文·肖的《富人 穷人》的一部分。在未译之前，我拿书来看了，一拿上手竟然为这部小说的曲折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进程所迷，花了整整三天功夫，把它一口气读完。我同意参加翻译这部小说。我觉得这部小说不但告诉了我们美国当前芸芸众生的世态，而且暴露了美国人民无论穷富的灵魂。富人可以对穷人为所欲为，而穷人要爬上富人生活的峰颠，需要经过多么

严酷的斗争。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部小说，而是美国穷人向上爬的辛酸生涯。作者把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娓娓道来，使听（读）的人为之神往。书喜人亦喜，书悲人亦悲。即使是主角已经爬进了富人的殿堂，读者也为他（她）的坎坷历程而不愉者久之。这部小说在美国是畅销书，在我国也是一部畅销书，决无因。以后我陆续读了他的作品，我喜欢他的文笔；我虽然不是个写小说的人，却在写散文时，有意无意竟运用了他的笔法。

欧文·肖生于一九一三年，是我的同龄人，所惜者他只活到七十一岁，就因心脏病猝发而弃世于瑞士旅居，那是他晚年避尘嚣的地方。欧文·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出生，父亲是个售货员，生活清贫。他在布鲁克林读书时，即为校刊撰文，为学校戏剧协会写剧本。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写作维持生活。一九三六年为好莱坞写电影脚本《大猎戏》，一九三九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一九四二年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员后，写第一个长篇《幼狮群》，并摄为电影，以后又多次出版长篇小说，如《夜工》、《水上的面包》及《小偷 乞丐》（《富人 穷人》的续集）等。他的作品以纸面本发行，他也成了靠畅销书而发了财的人。有人以他沦为通俗作家为惜，但他不以为意，认为当年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托尔斯泰等，都是写通俗小说开始的。在三、四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说曾为初学作者奉为圭臬，至今他的影响也余音未散。他不但是小说家，而且还是个剧作家；他的剧本《埋葬死者》和《温雅的人》，当年在百老汇的剧院里红极一时。

欧文·肖的成名，并非偶然。从他的众多长篇来看，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穿插有致；情节曲折，编织繁复；构思缜密，剪裁妥贴，适宜改编为电影或电视系列片。他所以能捉住

读者的注意力，最重要还是故事的情节，是个美国生活的记录。他在描写人物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面写故事进行中主要人物的本色；一面写这个主要角色的自我感觉；一面又写其他次要角色对主要角色的观察和感受；最后是写主角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经过这四方面的塑造，读者所看到的人物便不会平板暗淡，而显得跃然纸上，与在真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人物，初无二致。欧文·肖还有个特点，即他十分注意故事的节奏，有张有弛。紧凑处，使人读了透不过气来，然后继之以缓慢的笔触，令人紧张的心绪稍得苏憩；然后又奇峰突起，引领读者进入新的境界。所以，他的文章及故事之能引人入胜，使人不忍释手者，其故即在于此。

《一个影星的罗马之行》是欧文·肖的又一畅销书，原名《在另一城市的两个星期》，通过一些已走下坡路的美国影坛人物，写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当然这中间少不了爱情与荒唐生活的穿插。他所写代沟的哲学背景是肤浅的，可是写生活的无情却入木三分，令人为之叹息。那两位过了时的好莱坞人物，导演德莱尼也许还要在影坛上挣扎一番；过时演员而今为外交界小职员 of 杰克·安德勒斯终将在官僚主义的海洋里灭顶；世界将是才气横溢的年轻一代驰骋的场地，但前途如何，却吉凶未卜。我曾经读过原书，觉得唐丽华、赵宗禄二位的译文是称得起忠实流畅的，堪为我们欣赏体味。而欧文·肖的写作方法，也有可为我们借鉴的地方。

冯 亦 代

一九八六年二月杪 听风楼

这一天，天色灰暗。虽然没刮风，却寒气袭人。天黑以前可能会有一场雨。机场上空悬挂着冬日冷峭的云层，从那儿不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说刚过正午，餐厅里却灯火通明。扩音器里已经用法语和英语通知旅客们，由于从纽约来的班机晚点，去罗马的起飞时间推迟半小时。

机场总是充溢着阴郁、愁闷和焦虑的旅行气氛。人们不耐烦地等待着登机。遇上这样的天气，机场便更加显得阴暗。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每个人的面孔看上去都可怜巴巴的，似乎身体不适，而且还忍受着睡眠不足的痛苦折磨。餐厅里的情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如果哪位旅客有可能改变自己的选择的话，那么，他会立即取消这次空中旅行，而换乘轮船、火车或是汽车。餐桌上装饰着与奥利航空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各家公司颜色黯淡的小旗。

厅内的一个角落，一对夫妇正喝着咖啡等候着。他们望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把脸紧贴在大玻璃窗上，从那儿可以看见窗外一片空旷的田野。男人身材魁伟，一张瘦削的长脸，又粗又黑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只有走近时，才会看清粗黑的头发中夹杂着几缕灰白的发丝。浓眉下长着一双深邃的蓝眼

睛，那忧郁、警觉的目光使他看上去不仅内向、敏锐，而且有一种冷酷的神情，使人感到他的处世态度是不带一丁点儿感情色彩的。他身穿一套旧衣服，举止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倒象一个只有在户外活动才会感到舒坦的人。多年来，他一直压抑地生活在对他来说过于狭小的圈子里。他的脸色异样地苍白，这是生活在这寒冷和灰暗的城市里造成的。他的耐心和幽默似乎在环境的重压下也已耗尽无存。如果站在稍远的地方，他脸上这些细微的表情并不易察觉出来；相反，他看上去大胆、健康、随和。女人三十刚出头，朴素的灰色衣服下显出她那引人注目的漂亮身材。乌黑的短发一齐向后梳成了最新发型。白皙的瓜子脸上，那对忧郁的大眼睛，经过描画显得更加聪明和机灵。优雅的风度使她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她腰杆笔直地坐在那儿，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她的衣着使人感到清新、悦目。她是法国人，而且是巴黎人，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她的表情娴静、安详，富有女性的魅力，同时，又显得老练，善于用计谋和手段对付周围的人。两个孩子很懂规矩，衣饰整洁。假如不仔细观察这一家人，那么，广告商就会把他们召集起来，画出一幅这样的广告：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服装，开心地微笑着，以此大肆宣传空中旅行的安全与快乐。然而，巴黎已经有六天不见太阳了。在这间餐厅里，哪儿承受了霓虹灯的照射，那里的光线就显得更为灰暗。此时此刻，看不见一张笑脸。

两个孩子不断地擦掉窗玻璃上的水气。透过模糊和湿漉漉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停在机坪和跑道上的飞机。

“那是子爵号，”男孩对他妹妹说，“还是螺旋桨飞机呢。”

“子——爵——号，”孩子的爸爸纠正道，“这才是英语

发音，查理。”他的声音低沉洪亮，与他的身材极为协调。

“子爵号。”男孩子服服贴贴地重复了一遍。他五岁了。今天，他穿了一身深色的衣服来给爸爸送行，脸上挂着一丝郁闷不欢的神情。

女人笑了。“别费心了，”她说，“等他到二十一岁，就会一心一意专攻一门外语了。”她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但略带点儿法语腔。

男人心不在焉地对她笑了笑。他本想独自来机场，他不愿使离别仪式拖得太长，但妻子坚持要带着两个孩子开车送他。

“他们喜欢看飞机。”她这样说。他怀疑她还抱着一线希望，那就是在分手的最后一瞬间，他会当着他们的面改变主意，放弃这次旅行。一想到他们仨人——漂亮的妻子和她身边两个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悲伤的目光，他恨不得立即启程，尽可能缩短告别的时间。

他一边喝着浓咖啡，一边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我讨厌机场。”他说。

“我也是，”女的说。“不过，我喜欢飞机抵达时的机场。”她伸出手抚摸他的手。他拿起她的手，紧紧握住，内心隐约地感到自己被蜇了一下。天啊，他暗想着，我陷进了污秽的心境之中。

“时间不会长的，”他说，“我不久就返回。”

“不久，”她说，“从来就没有不久过。”

“等我长大了，”查理说，“我只坐avions à réaction^①旅行。”

“Jets，^②查理，”男人下意识地纠正说。

① 法语：喷气式飞机。

② 英语：喷气式飞机。

“Jets,” 男孩重复道，并没有回头。

我还是应该注意些，男人暗想，不然他长大了会觉得我老是找他的岔子。他说话总掺杂着法语，这并不是他的错。

“我不责怪你，” 妻子说，“在这种天气还要急着离开巴黎。”

“我并不是急着要走，” 男人说，“我也是出于无奈。”

“当然。” 妻子说。跟她结婚这么多年了，他知道每当她说的“当然”时，真意并不是“当然”。

“这笔钱的数目很可观啊，海伦。” 他说。

“杰克，这我知道。” 她说。

“我不喜欢飞机，” 小女孩说，“飞机把人都接走了。”

“那当然啦，” 小男孩说，“这正是飞机的用场，小傻瓜。”

“我不喜欢飞机。” 小女孩重复了一遍。

“这个数目比四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要大，” 杰克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买辆新车了。而且，今年夏天还可以去一个幽雅的地方度假。”

“是啊。” 她说。

他喝了一口咖啡，又看了一次手表。

“只是太不幸了，” 她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这种事儿。”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需要我。” 杰克说。

“是啊，在这件事上，你这个法官当然比我强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件事上归根到底你比我心中有数。我压根没见过这个人，只是常听你谈起他，如此而已。要是……”

“‘要是’什么？”

“要是你们俩真象你说的那样密切的话……”

“过去是这样。”

“就算过去是吧。可笑的是，最近几年他连想也没想过来拜访你。”

“这是他第一次来欧洲。我对你说过……”

“是的，你说过，”她说，“可是他到欧洲已经六个多月了。直到上星期以前，他连封信也没给你写过……”

“要我把这事解释清楚，那就扯得太远了。”杰克说。

“爸爸，”小男孩转过身来问父亲，“你坐过着了火的飞机吗？”

“坐过。”杰克说。

“后来怎么样啦？”

“他们把火扑灭了。”

“真幸运。”男孩说。

“是啊。”

男孩把身子转向他妹妹。“爸爸坐过一架着了火的飞机，”他说，“可他没有死。”

“安妮今天早上来过电话，”海伦说，“她说你这样急急忙忙离开使乔的情绪非常坏。”

乔·莫里森是杰克的上司。安妮是乔的妻子，和海伦是好友。

“我上星期已告诉乔说，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还说我现在时来运转。他说他那边问题不大。”

“可是又要召开会议了，他说需要你，”海伦说，“安妮还说你在这个问题上对乔的态度很生硬。”

“我说了非去罗马不可，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身上

了。”

“乔也寄厚望于你啊。”海伦说。

“才两星期，我不在，他照样能工作。”

“你是了解乔如何看待‘忠诚’二字的。”海伦说。

杰克叹了一口气。“我了解。”他说。

“正因为如此，他把好多人都调走了，”海伦说，“我们明年说不定也会发现自己到了安卡拉，伊拉克，或是华盛顿。”

“华盛顿？”杰克以极为厌恶而又嘲讽的口气说，“天堂。”

“你愿意住在华盛顿吗？”

“不愿意。”杰克说。

“等我到了十八岁，”小男孩说，“我要越过 La barrière de son^①。”

“直说了吧，”海伦说，“你对离开这儿并不遗憾。三天来，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是迫切想走的。”

“我是迫切想赚钱。”杰克说。

“不仅仅如此。”

“我还迫切想帮助德莱尼，”杰克说，“假如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也不仅仅如此，”她说。她的脸上流露出忧伤的神情。顺从、美丽、忧郁，他这样想。“你还迫切想早点儿离开我。我们。”她用带着手套的手指了指两个孩子。

“好了，海伦……”

“我并不是说任何好处也没有，”她说，“不过，你也该看看目前的境况。你甚至冒着乔·莫里森冲你发火的危险。”

“我不想再做任何解释。”他厌烦地说。

① 法语：语言障碍。

“你也清楚，”她说，“你有两个星期没跟我在一起了。”

“我之所以不喜欢别人到机场为我送行，就因为不愿听你这样的谈话。”

“别人？”她说。

“就是你。”

“以前，”她接着说，声音甜润、从容，没有半点儿批评的口吻。“每当你出远门，甚至在动身前半个小时，你还要跟我亲热一番。我们总是在这之前把行李打点好，把其他事都做完了。记得吗？”

“记得。”

“我更喜欢法航，”小男孩说，“蓝色是代表更快的颜色。”

“你还爱我吗？”海伦低声问道。她把身体往桌子靠了靠，以搜寻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面部表情。

他凝视着她。此刻，尽管心中没有丝毫激情，但他仍然意识到她的确很美。忧郁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乌黑的短发，看上去有几分孩子气。不过，这会儿他不爱她。他想，我谁也不爱，除了两个孩子，尽管这一想法并非完全是无意之中产生的。他有三个孩子，但他只爱其中的两个。三比二，这是一个很体面的比例。

“我当然爱你。”他说。她微笑一下，笑得那样富于魅力，就象少女对爱人充满了信赖和希望。“愿你归来时，精神更加饱满。”

这时，扩音器里又用英、法两种语言广播了通知。客机正在徐徐降落。所有乘 804 航班去罗马的旅客都急忙办理海关手续。谢天谢地。杰克付完款，吻了吻两个孩子，又吻了吻妻子，便走了。

“希望你过得快活，chéri^①。”海伦说道。她呆立在那

儿，左右两边站着小男孩和金发、纤细、身穿红外套的小女孩。在那一瞬间，杰克思忖着，她在竭力使自己最后这句话让人听起来象是送我去度假似的。

杰克匆匆忙忙通过海关，来到湿润的机场跑道，朝着停候在那儿的客机走去。其他乘客已经一阵风似地走上了飞机舷梯，手里拿着登机证、杂志、外衣和有机号标志的帆布手提包。

当飞机沿着跑道起飞时，杰克看见妻子和两个孩子在餐厅外边，正向他招手。在阴暗的下午，他们的衣服颜色显得格外艳丽。

他在窗户边向他们招了招手，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顿时感到如释重负。要是飞机慢慢加速，他想，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吃茶点的时间到了。”一位空中小姐说，声音里带有民航客机上服务人员特有的魅力。

“亲爱的，有什么点心啊？”一位去大马士革的瘦小老妇人问。

“樱桃馅饼。”空中小姐答道。

“飞机正在勃朗峰上空飞行，”扩音器里传来一位带得克萨斯州口音的广播员的声音，“您从右边的窗口往外看，可以看见山上的长年积雪。”

“我会到这些石头上品尝果馅饼和波旁威士忌的。”老妇人说道。她坐在客舱的左边，没有站起身去观望勃朗峰。

“那样还会使茶水味道更好。”说完，她独自傻笑起来。她是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港市来的，要去大马士革。她在波特兰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在二万五千英尺的高空却敢尝试。

“您要点什么吗？安德勒斯先生？”空中小姐笑着问，眼

① 法语：亲爱的。

睛却望着窗外。

“不要。谢谢。”杰克回答。他本想要一点威士忌的，可当他听到那位老妇人也要波旁威士忌时，突然对空中旅行中的消化不良产生了厌恶感。

杰克俯视勃朗峰：白皑皑的一片，隐没于云层之中，被鳞次栉比的小山峰环绕。他戴上墨镜，眯缝着眼，仔细观察阳光普照的白雪，搜寻着一架直升飞机的残骸。那次飞机失事后，前来营救的几名向导和一名飞行员突然遇上了暴风雪，为了保存自己，只好躲进一间茅草屋内，眼巴巴地望着两名登山队员活活困死在机舱内。杰克没找到那架直升飞机。这时，阿尔卑斯山在他的视线慢慢移动，山连着山，山峰背面投射下深蓝色的阴影，光线淡弱的太阳又圆又大，仿佛是在冰川时代的一个下午，看不到一点儿死亡的痕迹。

杰克拉上窗帘，重新坐下，脑海里又闪现出那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是这些事情才使他搭乘这架客机。他早就从报纸上获悉莫里斯·德莱尼到了罗马。他已经有五、六年没收到德莱尼的信了，一星期前，忽然接到了罗马的电话。在嗡嗡作响的电话里，他简直不敢相信对方竟是德莱尼的妻子克拉拉。

“莫里斯不能马上听电话，”克拉拉简单地作了解释后说，“不过，他要给你写信，谈谈他现在的处境。杰克，他要你立即动身来罗马。他说你是惟一能够帮助他的人。他现在感到束手无策。这里的人简直快把他逼疯了。莫里斯已经说服他们让你到这儿来工作两星期，报酬是五千美元——够吗？”

杰克大声笑起来。

“你笑什么？”

“私人之间开个玩笑，克拉拉。”

“杰克，他现在全指望你啦。我怎么跟他说呢？”

“告诉他我会想办法来罗马的。我明天回电话。”

第二天，莫里森老板说他可以给杰克两个星期的时间。于是，杰克给他们回了电话。德莱尼在信中大致谈了谈他需要杰克做的工作。杰克认为，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他简直不敢相信为这样一件区区小事竟会同意付给他五千元。杰克很有把握地认为德莱尼叫他去罗马，其中必有奥妙，德莱尼会在方便的时候向他透露的。

这会儿，杰克正舒舒服服地靠坐在一等客舱的座位上。机票是公司掏钱买的。想到自己能在两星期内逃避刻板的日常工作，摆脱一成不变的夫妻生活，他感到心满意足。

他盼望见到德莱尼，这位他在很久以前曾热爱过的最好的朋友。我现在仍然热爱他，杰克纠正了自己的想法。不管什么事情，棘手的也好，轻而易举的也好，凡是与德莱尼有关的都会是新鲜的。

他松开领口，感到舒服多了。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衣服内口袋鼓起的一封信。他做了个厌恶的怪脸。我最好还是立即把这事了结了，他想，也许到了罗马就没有时间了。于是，他把手伸进上衣内口袋，掏出那封他已经看过三遍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她第一个妻子用清秀却不熟练、从精修学校^①学来的正体字写成的。他凝视着信封上的笔迹，愁眉不展。三个妻子，他想，有两个还在给我招惹麻烦，三个中的两个。这是今天第二次出现这个比例。他叹了口气，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

“亲爱的杰克，”他看着信，“我可以想象，你在久别以后收到我的信会大吃一惊的。不过，这件事既与我有关，也与

① 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作准备的一种学校，设音乐等课程。

你有关，因为史蒂夫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即使你对他兴趣不大，但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应该引起你的关注。”杰克看到这些讥讽的词语又叹了一口气。岁月并没有使她的文风有所改变。“为了感化史蒂夫，我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他做着一切，这几乎已经使我的神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威廉一直是最爱史蒂夫的，而且对史蒂夫最有分寸，最宽容，远远胜过许许多多我见过的亲生父亲。他也同样在尽最大努力使史蒂夫改变自己的看法。可是，史蒂夫从幼年时就对威廉抱着极端冷漠和蔑视的态度，我摆出的种种道理也没能使他改邪归正。”杰克看到这里不怀好意地咧嘴笑了笑，然后继续往下看。“去年夏天，史蒂夫去过一趟欧洲。从你那儿回来后，只要一谈到你，他总对你有几分偏心，或者说，至少与他认识的人相比，不喜欢的成分要少一点儿……”杰克又笑了，不过这次是苦笑。“……在这种危机之中，我突然想到也许你能给他写封信，想办法使他走上正路。”

“我不愿给你添麻烦，但这件事压力太大，我受不了。几个月以前，史蒂夫在芝加哥被一个可怕的女孩子迷住了，她叫麦卡茜。现在他要和这女孩结婚。这女孩才二十岁，是个无名之辈，她的家毫无疑问是那种难以形容的寒酸家庭。你可以从她的名字知道她是爱尔兰人，而且我猜准是个天主教徒。尽管信仰和史蒂夫一样，但是，一谈到宗教，她总是挖苦地大笑。你也知道，史蒂夫除了靠你资助上大学的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以外，其余的开销都是由仁慈的威廉提供的。我简直不忍心看着威廉给他那么多钱，足够他花的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不是威廉的亲儿子，而且他从五岁起就公开与威廉作对，现在又要求和这个在某次舞会上捡来的傻小姐共同管理家务。不过，我必须申明，我并不怪他。”